

生活直击▶

□戴永夏

烟非烟，雾非雾

轻烟淡雾，明月清风，这是艺术家创造美的重要素材。“在中国传统风景画中，雾同山川、树木、孤庙一样，是用以渲染浪漫主义和神秘色彩的成分，是构成中国意象的特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(法国学者皮埃尔·托尔塞特语)烟雾，让画家画出如诗的画，也让诗人写出如画的诗：“平生鱼鸟最相亲，梦寐烟霞卜四邻。羨杀济南山水好，几时正作卷中人。”(金·元好问)“山含浅黛草含烟，到处韶光剧可怜。风片雨丝春梦梦，逡巡酿出杏花天。”(清·董元度)……每每读到这些烟笼雾罩的济南风景诗，我便心驰神往，如痴如醉，仿佛进入飘飘欲仙的神仙境界。

诗也好，画也罢，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作为“潇洒似江南”的泉城济南，丽日蓝天下的景致固然美不胜收，而轻烟淡雾中的仙景又何尝不令人陶醉?在工业尚未崛起的半个多世纪以前，烟雾就像神仙手中的妙笔，只需轻轻一抹，美丽的济南山水霎时就变得更加蕴藉含蓄、深沉内秀，朦胧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就说济南的泉吧。如果你在冬天的早晨来到趵突泉边，会看到泉上方浮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气。这雾气缥缈

缥缈、氤氲蒸腾，伴着如雷的涛声，勾画着趵突泉的壮美。元代大诗人赵孟頫曾有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声震大明湖”的咏泉佳句，形象地写出：升腾的趵突泉云雾润蒸着华不注山，巨大的涛声使大明湖为之震撼……这气势、这雄姿，世所罕见。难怪游人会临泉思飞，想象无穷，把这泉水喻为蓬莱仙岛、东海龙宫呢。当然，在更多情况下，缥缈的云雾会像轻纱一样，跟众泉相依相牵，营造出另一种和美境界。清代济南诗人王莘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春山泉响隔邻分，市口浮岚压帽裙。谁信出门如画里，不须着色李将军。”这就是当年家家泉水的济南：明镜般的泉水紧邻着郁郁青山，飘得很低的云雾轻轻地在泉上盘旋。生活在其中的济南人如同生活在画里。有这样如画的景，又何必去欣赏古人的水墨丹青?

大明湖的烟雾聚散，也是佳景丛生，玄妙无穷，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画面。有的烟雨迷蒙，如海市蜃楼一般，堪与唐代名画《辋川图》媲美：“济南景色异他邦，城外青山城内湖。细雨蒙蒙烟漠漠，凭谁写出辋川图”(清·任宏远：《明湖杂诗十首》)；有的烟笼画舫，丝竹声声，如同缥缈的

仙境：“山色四围明月里，人家半住柳阴中。画船丝竹笙歌沸，烟笼红纱一棹风”(同上)。还有“晚烟著树”的朦胧：“晚烟著树境俱远，水风吹面颜生赭”(清·蒋士铨：《晚游历下亭》)；“秋云拂镜”的萧瑟：“秋云拂镜荒蒲茂，水气销烟冷画图。”(清·黄景仁：《晚游历下亭》)……就是大明湖畔的垂柳，也称“烟柳”，披拂如烟。“湖干烟乱柳旖旎，是处桃花雨半含……”清代诗人王莘这传神的诗句，高度浓缩了大明湖边的美景：连绵的柳如烟似雾，带雨的桃花浓艳欲滴。绿烟红云，相偎相伴，这是何等美丽的春色!

至于被刘鹗形容为“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”的济南山色，更少不了烟雾云霓的着意装点。“琳官上接三千里，云树遥连几万家。千顷苍茫凌菡萏，诸峰罗列锁烟霞……”(明·蔡经：《同张侍御登历山对华亭二首》)这是明代福建人蔡经登千佛山所见的景象：“嶙峋绝壁横空雾，清浅澄潭饮落虹。云合频看山作雨，林回时听鸟呼风……”(明·李肇勋：《游东龙洞》)这是明代诗人李肇勋笔下的龙洞仙境。元代济南籍诗人张养浩，晚年隐居家乡济南的云庄故居，对家乡的山色有

着独特的感受：“云来山更佳，云去山如画，山因云晦明，云共山高下……云霞，我爱山无价。看时行踏，云山也爱咱。”(《雁儿落带得胜令》)他眼中的济南山色，云雾与山岚相映成趣，二者得到完美的统一。

而一些现代文化名人，也曾对济南的山色大加赞赏。1923年，从未到过济南的文学大师冰心在乘火车经过济南时，从车窗里看到了济南山色，由衷赞美道：“今早过济南，我五时便起来，对窗整发。外望远山连绵不断，都没在朝霞里，淡到欲无。只浅蓝色的山峰一线，横亘天空。山坳里人家的炊烟，蒙蒙的屯在谷中，如同云起。朝阳极光明的照临在无边的整齐青绿的田畦上。我梳洗毕凭窗站了半点钟，在这庄严伟大的环境中，我只能默然低头，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者。”(《寄小读者》)

啊，这让冰心赞美的“庄严伟大”的济南美景，也足以让我们济南人骄傲和自豪。然而时至如今，我们却怎么也自豪不起来。随着一些工业的无序发展，当大量废气和有毒物质源源不断地排入大气中的时候，往日的轻烟变成了浊烟，淡雾变成了毒雾。浊烟毒雾又纠结成厚厚的雾

霾，把城市裹得严严实实，于是泉不复见，湖不再明，山峦紧锁，杨柳匿踪，一切都处在混沌之中，真可谓“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辨爷娘”。置身在这毒雾帐中，让人压抑，使人窒息，“使你苦闷，使你颓唐阑珊，像陷在烂泥潭中，满心想挣扎，可是无从着力呢!”(茅盾：《雾》)当此之时，你哪有心思欣赏济南美景?哪里又能寻到济南美景?

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的窗外正弥漫着数日不散的大雾，广播里又不时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：飞机停飞，汽车追尾，高速公路关闭，医院里病人激增……雾霾已成为严重的公害。此时此刻，我更加怀念那炊烟袅袅，朝霞淡淡，云雾润蒸，湖干烟乱的济南美景，也更加忧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，于是也越发痛心于我们在创建文明之路上所走的弯路。常常，我们呼喊文明，得到的却是丑陋；我们创造美好，反而破坏了美好。因此当被我们抛弃的往日的美好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，我们又极力怀念它，总想留住它，这时才猛然醒悟，有益的复旧，胜过盲目的创新。而在有些时候，复旧，不就是最好的创新?

性情文本▶

人生边上▶

□鲁先圣

济南的冬天不忧伤

□赵鹏

济南的冬天并没有老舍先生笔下写得那么美好，有时雾蒙蒙，有时雨雪交加，但总有一些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。

眼前经历的正是如此。一年一度的退伍工作开始了，军营中充满了离情别绪。战友们争先恐后地帮退伍班长拿行李，却紧紧抓在手里，不肯走向车站大门。还是退伍的老班长豁达，他曾说过退伍回家照样可以建功立业，只是此刻，班长穿着没有军种符号的军装，少了往日冲锋陷阵的气势，多了依依不舍的柔情。他把目光停留在每个人身上，一定是想记住我们的样子。班长低下头，微微一笑，迈着流星大步走进了车站，这一步迈出了踏入新生活的感慨，原来脱下军装依然可以英姿挺拔。

战友们互不作声，没了嘻嘻哈哈的谈笑声，只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不知道该如何说那句告别的话。还是女兵聪明，她们躲在后边目送班长上车，其实是怕双眸中的泪水变得伤感。没有抱作一团痛哭，只是简单的拥抱，班长转身上了车。隔着车窗才知道，还有千言万语要跟班长诉说——

“班长，夜间值勤我已可以独立上岗……”

“班长，连队厕所卫生我负责打扫……”

“班长，值班室外的流浪狗以后我去照顾……”

可厚厚的车窗竟然那么厚，我看不见班长的声音，听不到他的嘱托，只是不停地挥手，眼泪也止不住了。

忽然班长不见了，等他回来时，车窗上多了一张旧报纸，上面用熟悉的笔迹写着——“战友不哭，战友加油!”大家用力点着头，用夸张的口形回应他，“知道了，请班长放心!”

火车缓缓启动，渐行渐远。我看着拉长的火车轨道忽然明白，距离，空间阻隔不断我们深深的战友情谊。只是，以后没有班长陪伴，我们少了依靠，多了思念。班长说这是在教我们学会成熟和坚强。

走出车站，冬日的暖阳明媚地照在身上，一阵微风吹过却不觉得寒冷，原来老舍先生的描述如此精妙，济南的冬天不忧伤，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。



做好自己

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爱珍，继2005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，成为我国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之后，2007年又入选美国科学院新增选的外籍院士，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。

70多岁的李爱珍依然奋斗在科技第一线。她每天早上7点准能出现在那个让她像钉子一样深深扎了50年的实验室里，她要搞项目研究，或带研究生。唯一能证明她已退休的，是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。李爱珍是课题项目负责人，但主动拒绝课题科研费。这是她悄悄给自己立下的旁人并不知晓的规矩。

面对别人的热烈祝贺，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清楚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：做好我自己。无论当不当院士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我都是追求做好自己。即使现在当了美国科学院院士，我还是我。”

美国科学院遴选外籍院士不接受个人申请，而是由院士、31个学科组、6个学部、科学院主席团在全世界科学家中进行挑选，经过层层讨论、全体投票才决定增选人选，整

个过程保密，其严密的选举程序使得任何个人、任何一个小集体无法影响和干预选举。其挑选院士有着严格的标准，其中一条核心就是“在某一科研领域中长期地、源源不断地作出卓越、原创性的贡献”。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的评选与此类似，获奖者必须得到各大洲科学家的推荐，也不接受个人申请。

“您做了这么多出色的工作，没评上中国的院士，不难过吗?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李爱珍很郑重地说，“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，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，我做好自己就足够了。”

李爱珍院士的人生观，恰恰是中国儒家说的经典内涵。儒家说，人要做到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，其实就是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，做最好的自己，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。

曾子曾经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就是说自己每天从几个方面检视自己的行为，是否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了。

其实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治国平天下太过遥远了，我们就努力

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做最好的自己，就是做学生就做一个刻苦好学、积极上进、学业优异的学生；做部下，就做一个业务精干、忠于职守、兢兢业业的部下；做父亲，就做一个严厉而称职的父亲；做工人就做好工；做农民就种好地。

西方有本《老人》杂志曾经在世界上对一万个70岁以上的老人做过一个调查，题目是“你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”。尽管调查涉及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，有欧洲发达国家，有非洲落后国家，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，但是结果却大致相同：79%的老人填的是“由于年轻时不努力而丧失成功机会，导致一事无成”。

这个结果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：世界上79%的人不成功，都是因为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从而与机会擦肩而过，也因而与成功无缘。

生而为人，我们应该珍惜天地赋予我们的健康体魄，努力过好自己的一天，不浪费一个机会，不荒废一分时光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，等我们自己也到老年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不是79%中的一个了。

旁观者说▶

□崔耕和

从李仲揆改名李四光说起

要提李仲揆这个名字，你肯定不知道是谁，可要说起李四光，不论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，著名的地质学家，摘掉新中国贫油帽子的人。你听说过吗?鼎鼎大名的李四光14岁前一直叫李仲揆，他是为何改了这么个响当当的名字呢?这里面有一段趣事。

14岁的李仲揆因成绩优异被学校选送日本留学。填写出国护照表格时，他一不小心在“姓名”一栏中填上了年龄“十四”两字。这下可苦了李仲揆同学，表格就一份，再填需花钱买，可他没钱买。好在当时的学籍管理不像现在那么严格，于是聪明的李仲揆同学灵机一动，把“十”字改成了“李”姓，这样姓名就成了“李四”。改后仔细一端详，这“李四”太俗太不好听了，于是又提笔在“李四”的后面加了个“光”字。这一改就成了“到四面八方追求光明”之意，自己也顿觉欣欣然。从此，“李四光”三字渐渐闻名于世。小疏忽成就了大寓意，大寓意成就了非凡人生。

名字是人的符号，是人的信息

向外传递的载体。俗话说，“名不正，言不顺。”现在起名字不仅要讲究平仄，还要讲究内涵和个性。社会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的品格在日常修为中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名字趋近。于是，改名字也成了品格养成的手段。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、诗人，原北京大学校长沈尹默先生，原名沈君默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：“沈先生，你平时默不做声，何必名字中多带一口呢?”意思是，他的名字中已有“默”字，而“君”字下面又有一“口”，未免多余。沈尹默先生当即表示赞同，平时奉行“希言自然”的他，从此改名“尹默”以明志。

在“孙中山”这个响遍行云的名字出现之前，孙文博士经常使用的是“孙逸仙”三字。当时孙先生常年奔走海外，从事革命事业。为方便秘密工作，他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“中山樵”。一次章士钊翻译孙先生的革命活动资料，由于日语水平有限，误将“中山樵”译成了“孙中山”。此名一出，大得孙先生喜爱，竟将错就错，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

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近代史上，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
徐志摩21岁出国留洋前并不叫徐志摩。他小时候，家里来了个叫志恢的和尚，亲切地摩挲过他的头。他爸徐甲如先生信佛，觉得灵光可借，于是，在徐志摩出国前给他定下了这个大名。年轻的徐志摩慧心独具，写下许多彪炳千秋的文字，早早地就扬名海内外。可惜的是，佛光也敌不过一个“情”字，徐志摩还是不幸坠机，英年早逝了。

现代文学史上的改名比较能说明问题，当谢婉莹改成了冰心，当周树人改成了鲁迅，当陈乾生改成了陈独秀，都成就了鼎鼎大名。他们改名的原因大都倾心于新名字特别的寓意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有的仅仅是个性使然。像丁玲女士本不姓丁，只是觉得“丁”字好写，遂自作主张姓了“丁”。还有不改名仅仅是当时心情的体现，不承想却写进了文学史，像沈雁冰就是一例。1927年的沈雁冰写小说刊发无门，穷困潦倒，内心十分矛盾，于是顺手在手稿上署了个“矛盾”的笔名。后来小说得到了叶

圣陶的喜爱，竟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。叶圣陶觉得“矛盾”是个哲学名词，不像是人名，便在“矛”字上加了个草字头。从此，人们知道“矛盾”的多，知道“沈雁冰”的少了。

在当代，人们更加珍重自己的名字了。特别是娱乐圈里，名字起得靓不靓，跟响不响，红不红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当跑龙套的刘福荣改成了刘德华，做武打替身的陈港生改成了成龙，普通的邻家小妹杨岗丽改成了杨钰莹，土里土气的张菊霞改成了韦唯，名字在主体的努力下不仅大红而且大紫了。

凡人皆有姓名，这再普通不过。但名字对人来讲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符号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名字天天与人亲密接触，会在无形中成就人，这不是唯心。“平娃”改成“平凹”也定是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当然这并非绝对，名字寓意跟现实情况不尽相符的也比比皆是。蒋干不干练，来俊臣绝非俊臣，杨国忠并不忠于国家，魏忠贤更是玷污忠贤二字……这种强烈反差构成的讽刺，代代不乏有。